

车浜斗

□朱永其

把浜里的水抽干捉鱼，俗称车浜斗。昔日我家乡收好稻、种好麦和油菜，冬闲到冬至脚里，村里就举全村之力合伙车浜斗捉鱼。

当时我村坐落在浜的西端，故村名叫西浜斗。浜的另一头通吴淞江，故是只通潮活水浜。因外河浜的鱼只进不出，故浜里的鱼，特别是我村浜斗头里的鱼格外多。村里每年车浜斗要捉到数百斤鱼，每家能分得十多斤。所以一说村里要车浜斗，家家情绪高涨，十分开心。

当时乡村里没有抽水机，全靠人踏车排水、掬水来将浜里的水弄干捉鱼，车浜捉鱼真是桩很艰难的事。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车浜斗，浜水已基本被车干了，大家已在商定下浜捉鱼的日子和人选，天突然下起了大雨，顿时出现了坍塌险情，大家落魄似的扛着门板，拿着铁搭，下浜里修坝抢险，可最终仍水不可挡，眼睁睁看着坝被水冲垮，浜水顷刻恢复了原状，十多天的辛劳前功尽弃，苦哉痛哉！！

车浜捉鱼，筑坝是重要环节。选址要选在浜的瓶颈处，要取长满草板皮茎的土，逐层夯实，杜绝漏洞，把坝筑成弧形，增强抵抗浜水坝内外的落差压力，防止坍塌。踏车的出水口要垫上草袋子或芦席，不让水直接冲击土，以防坝被冲出坑来漏水而坍塌。踏车二人搭档，如果都会踏的其步幅频率自然会协调一致，就像是在跑步机上昂首跑步一样，显得悠哉自在。如果不会踏的，一上踏车就会心慌意乱，踏空脚，乃至跌跤打滚，吊荡浪……故会踏车的人被列为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，可拿高工分。踏车一般都以燃烧完一炷香为一个班次，如果

自己不会踏或吃不消，可叫替工，或自家亲眷来帮助。总之车浜斗一旦开始，就只停人不停车地日夜进行。一般要十天左右就结束，时间一长浜里的鱼会莫名其妙地没有的。如有天变更麻烦。

到了捉鱼的这天，男的特别是青壮年，不管天有多冷都须下浜里去捉鱼，否则会被大家说是在“偷私乖”。捉鱼一开始，浜两岸站满了看捉鱼的人，他们到处在喊：这里有鱼，快来捉！喊得浜里捉鱼的人不知听谁的好，奔东奔西有点手忙脚乱。一会儿身上就溅满了泥浆水，人像是从泥洞里拔出来的，特别是那几条狡猾的老黑鱼，藏在河泥里，茭白棵里，一动也不动。当你用铁搭、两脚搅撩到时，它突然蹦跳出来，啪哒啪哒地让你溅上一身的泥浆水，一条二三斤重的黑鱼，往往要二三个人合力才能捉住。此刻在浜里捉鱼的、岸上看捉鱼的，其欢笑、叫喊声、喝彩声响成一片，煞是闹猛。

到了分鱼时，一家一份，放成一个大圆圈。看分鱼的人里三层外三层，把圆圈围得水泄不通。怕分得不公平，两只眼睛一遍又一遍地审视着在分的每一份鱼，瞪得苍蝇飞过亦能看清其雌雄。等大家都认可了，就给每份鱼标上号。大家抓阄，对号取鱼。至此村里车浜捉鱼算是画上了句号。

每家把分到的鱼，大部分腌起来，准备过年吃。所谓腌鱼腊肉，指的就是这种鱼。剩下的过冬至吃。车浜捉鱼让家家都有一份实惠、一份开心。它虽已成为历史，可乡民们苦中有乐的情景，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憨厚朴实的民风，仍让我记忆犹新，值得我永远学习。

养猪轶事之五

地方猪种的回归

□姚龙涛

这是半个世纪前发生在上海郊区农村的事，1958年为了帮助解决上海市副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，中央把在上海周边原隶属江苏省的十个县划归上海管辖，上海市委誓言1960年要实行“一亩田一头猪”。然此冒进计划，又与全国饥荒碰头，数十万头猪夭折和死亡，养猪濒临崩溃。直面危机，赵子龙等科技人员依据调查坦诚直言：“猪是饿死的！”难得的是市领导听取各方意见后，划出十万亩耕地用作饲养母猪的饲料田，为恢复生猪生产打下了基础。

生产实践证明，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，土洋杂交一代育肥最具优势，因此在恢复养猪时，就提出了“母猪土种化、公猪洋种化、肉猪杂交一代化”的口号。上海人这么说也这么做，各县先把濒临绝种、为数极少散在农村的地方品种集中起来，创办了以繁殖地方猪种为主的种猪场，每个公社同时建立了百头（可繁母猪）地方猪种的扩繁种猪场。而洋种公猪则有市农业局新杨种猪场供给。十年磨一剑，上海实现了“三化”口号，这一盛况足足兴旺了二十多

年。此外二洋一土的三元杂交也有亮点，但内销主流还是土洋二元杂。当时的地方品种为：梅山、枫泾、沙乌头、浦东白、上海白（育成品种）。后来梅山等地方品种的高繁殖性状引起欧洲养猪界的兴奋和重视，法国率先从上海引入梅山猪，并与上海畜牧所开展合作研究，为育成当今高产（仔）系的长白和大约克奠定了基础。而今上海和全国许多地区一样，地方猪种度日维艰，愚戆翘首以待有识之士，能闯出一片新的天地。

那个有诗歌和散文的地方

□赵荣发

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，我慕名来到青浦朱家角新落成的“大观园”游览。怡红院、潇湘馆、蘅芜苑、稻香村……寻寻觅觅之间，多少感悟到《红楼梦》中所描写的排场和意境，为水乡之间的这样一个新景点叫好。

后来又和几位朋友到古镇金泽一游。那天，我们循步走进老镇上的下塘路街，走过了万安桥、普济桥，还有迎祥桥、放生桥、如意桥……望着它们古朴浑成、形态各异的身姿，由衷地感叹，金泽，当真无愧于“四朝古桥一线牵”的美名。

我还到淀山湖畔的朋友家做客，造访过享有“上海五大古典园林”之称的曲水园，渐渐地，我便以为，我与青浦已经相识相知了。

可是，就在今年仲夏，我在参加了一个文学沙龙活动，有缘结识了凌耕老师和青浦的几位文友，读到了青浦作家协会创办的《湖畔》杂志以后，我才发现，我之前对青浦的了解，其实只是浮光掠影，太过肤浅了。

那天第一次见到凌耕老师的时候，我便倍感亲切。我与这位身材敦实、面目和善的沪上名家虽然素未谋面，却仿佛早已见过似的。很久之前，我就从不少报刊上读到过凌耕老师的作品，他的自然、清新的文字，醇厚、鲜活的故事，一如他的举止言谈。文如其人，古谚不假啊！那天在场的，还有青浦作家协会的蔡静盈文友，以及其他几位作协人员、文学爱好者，我们一起谈阅读、聊写作，茶香浓郁，欲罢不休。临别时，凌耕老师和小蔡向我约稿，盛情难却之下，我也居然忘了多加掂量，顺口答应了。

那天并没有喝酒哇，我怎么会醉的呢？当我在不久之后的这个晚秋季节，十月下旬，应邀参加青浦文联、青浦作家协会举办的《绿色青浦，上善之城》诗歌朗诵会，躬逢这个诗歌盛会时，我才发现，青浦文

坛，多的是才子佳人，他们笔下的青浦之美，远远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，我所最适宜做的事情，并非敲打键盘，而只是用心聆听，学会欣赏，至少在眼前这一刻。

朗诵会是在《淀山湖的印象》中拉开帷幕的。我手里捧着那本荟萃了诗歌征文获奖作品的丛书《完美的善像水一样》，边看边听，很快沉浸在湖光水色中：“你是被远古的神亲吻多少次 / 才能如此的澄明清凉 / 走进你的时候 / 一幅淡雅而生动的水墨画 / 触摸望眼欲穿的视线 / 占据滋润我荒芜的心灵……”

我静听远处的鸟声和白云飞翔，宛如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子在湖边浣衣，一切那么纯净、神奇，直到掌声响起。

我喜欢这首诗，也喜欢《我的湿地，我的天地》《走近朱家角》，还有戴仁毅老师那首气度恢宏的压轴大作《绿色青浦我的梦》。我陶醉在每一首诗歌中，甚至，因为我不会写诗，只会写一些粗疏的散文和小说，所以，我对这次征文获奖作品中的散文也爱不释手，对获得散文一等奖的《彩蝶飞舞水云裳》更是情有独钟：

“听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而去的时候，你只是一只刚刚出蛹化蝶的小青蝶，因为你太感动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，所以你会义无反顾地紧随而去……”“忽然有一天，我听到了你的呼唤，让我有勇气开始我的旅程，静静地沿着你翅膀上的每一根脉络攀援。‘半壕春水一城花，烟雨暗千家’，浓郁的芬芳渐渐融进我的双眸，我的心灵，我的骨髓里——原来走过多少山山水水呀，却还是你最迷人。”

多么优美的文字呀！可是，你别以为这是在描写和迷恋一个人，作者所赞美的，是孕育了崧泽文化的青浦，她最亲爱的家乡！

那天朗诵会结束后，我和凌耕

老师有过长谈。他告诉我，他们的这次征文活动和诗歌朗诵会暨颁奖仪式之所以获得成功，靠的就是一群怀揣“文学梦”的作者和读者。他们不屑于名利，全然化身成歌者和行者，青灯熬夜，各司其职，小到一篇文字，大到舞台布置，始终热情洋溢，连大会上的主持人，也都由“自家志愿者”担任，最终把整个活动整个舞台演绎成一次盛会，流光溢彩，美不胜收！

忽然想起了一个人。她就是现任青浦区委书记的赵惠琴。她和我都出身在沪郊一个古镇上，当年很长一段日子里，我和她都乘坐同一辆机关班车上下班。记忆中，那时的她一头短发，衣着十分朴素，待人亲切平和。我们多有交谈，候车上车时，或站或坐间，常常会相互招呼 and 问候。她也有过不短文案经历，自然也爱好文学，只是现在的她公务繁忙，是否还有时间读些写些文学作品呢？但我相信，如果有一天我去拜访她，她一定还会认出我来，也定然还会和我聊起文学来。是的，她对文学的爱好，是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改变的，青浦的文学发展进程中，必然饱含着她的关注和关爱。

有诗歌的地方，心灵会自由放飞；有散文的地方，生活会更加芬芳。青浦之美，美在她的古镇韵致、湖光水色，美在她的日新月异、气象万千；但是，青浦最美的地方，更在于这里有着一群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文学“追梦人”。泰戈尔曾如斯吟唱：“我的心啊，从世界的流动中，找你的美吧，正如那小船得到风与水的优美似的。”而他们，不正合着这样的韵律且歌且行吗？

我有幸走进他们中间，这才发现，青浦，最是一个有着诗歌和散文的地方，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大美元素和源头，青浦，才称得上是一座绿色的“上善之城”，展现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。

放生

□陈雪林

我在五年前盛夏的一天的下午，也在西岑农贸市场上一临时摊位前，在鱼盆里见得了一尾鲜活的箬鳊鱼，在摊位前驻足良久，终因寝室里又没有筷子之类餐具，遂放弃购买这尾重近百克的箬鳊鱼。

今天，买下的那尾箬鳊鱼后，我以最快的速度，到镇上的某超市的电子秤上称重，显示：80克；赶回单位后，被我临时养在一大号圆形菜盆里，又从胞兄家拿来了卷尺，将这条鱼平放在旧报纸上进行了丈量，体长24.5厘米，最宽处有6厘米，在丈量时，鱼身鱼首同时向上“弓”了几下。细观箬鳊

鱼：体侧扁，不对称，两眼均在左侧，口下位；有眼的一侧淡褐色，鳞细；无眼的一侧呈白色。这尾鱼，真像一枚裹粽子的箬竹叶，我还对它进行了拍照留念。

那位渔民还告诉我：“吃上箬鳊鱼，鲜掉眉毛几根”。这尾箬鳊鱼，经我一个多小时的把弄后，再放回有水的菜盆里，我仔细观察，鱼嘴还在翕动并呼吸着……

夜幕将降临，我骑着那辆电瓶车，行驶一千多米外到了村里的淀山水上通道的行桥上，俯下身子，将这尾箬鳊鱼轻盈放流在浩淼的淀山湖，看着它游向湖中央……

爱，很简单

□朱春芳

初次识荆
扑面而来的乡情
融化了我的目光
我用渴望的眼神
穿梭在“朝花夕拾”
逡巡于“人生百味”
驻足在你的身旁

如青草和绿叶般平凡
可只有她们
才能提供新鲜的氧气
如大地和泥土般朴实
可只有她们
才能取得维持生命的能量

二十年的成长
晴时有风 阴时有雨
不管外界如何赞扬

还是兢兢业业
不论外界是否质疑
还是不改初心

爱 很简单
没有鲜花般绚丽
也无恒星级永恒
唯有与之相守、相望
用她那份真诚和执着
感动着无数人

四季轮回中
一点一滴、一字一句
都是一道风景
别怪我贪心
只因为你愿和我在一起
看云淡风轻……

时光

□朱春芳

午后斜阳微洒
一杯咖啡
一壶茶
时光静静的流淌

等待院落桂香
一朵朵
一片片
展现这一缕芳华

叶落成泥
略带香气的尘土
静静的等候
辗转遗失的梦

树影婆娑
秋绪轻轻萦绕
转角处的一袭红装
是浪漫时光